

書

經

參

義

書經卷之四

蔡沈原註 姜兆錫叅義

周書

周本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三篇

恭誓上

恭大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大會孟津以誓師因以恭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

古文有。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本無恭誓武帝時僞恭誓出剽竊經傳所引爲文與伏生今文合爲二十九篇時孔壁古文書雖出而未傳于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恭誓如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室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至後漢馬融始疑其僞然亦僅爲疑辭而未決其爲僞也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恭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禪祿武之禪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做學者不能無憾或疑其書晚出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有又同。十三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春孔氏謂于月蔡傳謂寅月

也孟津見禹貢大會將伐商也。蔡傳曰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于僞書恭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卽位卽稱元年以計其

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王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因以改元爲重事耳。歐陽氏云：改元果重事，與西伯卽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而又改。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不改，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何也？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此辯極爲明著。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武成篇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此篇又云：春大會于孟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于伊訓、太甲、辭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辯而明也。鄭氏箋臣工詩：維莫之春，謂周之季春。于夏爲孟春，月此漢儒承襲之誤。按詩言維莫之春，于皇來牟，將受厥明，謂莫春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也。夫牟麥將熟，則爲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矣。不然，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聖人奉天之政乎？愚按蔡傳辨十三年爲武王卽位之十三年者，得之。若其言不改時者，則與伊訓篇不改月之說同誤。蓋亦失之不考，而未推經史之異例也。夫書用夏正，雖金縢、秋大熟亦然。孔氏固難斷一月之爲建子矣。然以春秋考之，桓十四年書春，無冰，成元年書春二月無冰，春秋之例常事不書變，則書惟其首春爲

夏正之十一月仲春爲夏正之十二月時當沍寒而無冰故以變書若不改時而爲夏正之春正月春二月則時方冰泮不得以無冰爲變而書矣又莊十年書秋大水無麥苗亦惟周正之孟秋爲夏正五月其時麥熟而黍稷方苗故以大水同時皆死而書爲變也若不改時而夏正之秋又安得有麥耶詩書多稱夏正非史傳比鄭箋以爲改時因失蔡傳因以爲不改時之証亦失也且孔子告顏淵行夏之時以其時之正今之善而商周所未及也若商周名爲改朔而時與月皆不改則時自正而令亦善不待行夏時而後爲正且善矣此又義理之

主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

明聽誓

稱王者史臣追尊之也友邦冢君謂諸侯也稱友邦親之也稱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猶言台事謂三卿之屬庶

士猶言衆士謂師旅之屬明審誓告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亶誠也聰明出于天性而非假也作猶爲也元后大君也

大哉軋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天性聰明先知先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首出庶物而爲民之元后于是天下之疲瘠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

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則元后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
生物而厚于人天地生人而又厚于聖亦惟欲其體天地父母斯
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
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而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
而實萬世人君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酒
滾反敗班糜反剝空胡反。受紂名也言紂不知所以作民父母
而逆天殃民如下所云也沈湎溺于酒冒色亂于色也此言其荒
淫也以族謂罪一人而及親族以世謂寵祖父而及子孫也此言
其暴亂也宮室如瓊宮璇室之類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
停水曰池侈麗也此又言其荒淫也焚炙如炮烙之刑及奴殺菹
醢之類剝剔皇甫謐謂剖比于妻以視其胎也此又言其暴亂也
言紂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而大
功未集而崩是以嗣業者有所不得已也然大勳在文王時初何
嘗有意于集哉武王叙此以明繼緒之意讀者當言外得之耳稱
紂名者蓋對天之詞但各篇言多稱名亦武王發揚蹈厲之過矣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

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

夫之長可以觀政蓋莫其虐政之一改也或以觀

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踞既盡也承上言我小子以爾諸侯觀商政之失得而紂無有悔改夷踞而居雖上帝百神宗廟之祀亦廢不修凡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其侮慢至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也是其罪尚可賞哉按既于凶盜卽箕子所謂攘竊神示之犧牲牲也糾罪貫盈而獨言此者神示不事他不必言矣舉其甚之辭

天祐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相去聲。佑助寵愛也。又言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安天下而已則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過用其心乎一聽之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

于天耳蓋亦承上以起下也

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而度入聲。度量也。德之言得行道而有得于心也。義之言宜制事而

各適其宜也。二句意古兵志之難而武王舉以明其德義之勝于商也。十萬曰億。紂臣億萬而億萬心力非不足。衆叛親離寡助之至。無德與義故也。有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通

德義則爲一心矣。盈滿也。又言紂積惡獲罪如此。今不誅紂是逆天長惡也。罪豈不與紂鈞乎。亦起下之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

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也。冢土。大社也。

宜。祭社名。又承上言予小子。敬畏天威。受命文考。祭告上下。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爾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而武王特稟命以卒其功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海四海。時哉。弗可失。也。矜憐愛也。終言天愛

而救之。今民見虐如此。爾無幾輔我一人。除其穢惡。以永清海宇。而無失此天人合應之時也。或疑本篇時不可失。及中篇。我商必

克。下篇。除惡務本之屬。似武王有心于天下。而非弔伐之本念者。今考其時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天與人歸。至此已極。若不致討。

恐紂惡終不悛。而四海終不永清也。易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豈汲汲然以取天下爲心者哉。但其辭氣則不無發揚

孫月站云。同以前
又字平。詞直叙
此篇。則。皆。出。真
凡四。稱。天。守。更。端
立。後。海。

蹈厲之
過矣

恭誓中

此暨下篇乃其日渡河及其明日頻誓之也并收誓凡四誓而後武成此聖人之慎也而世變亦可知矣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

朔河北也以武成考之戊午是一月二十七日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西土有衆謂西方諸

侯之衆也周都豐鎬其地在西故從渡河者多西方之衆而申誓之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

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

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商紂凶德故以古語發之度法播放也犁鬻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髦遜于荒是也醜醉

怒也肆縱也言紂棄賢保罪以肆其毒于是臣下各立朋黨相爲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而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

于上也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

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辟音璧。惠愛若順也。將言商而先以夏起之。

者。推言人君奉天子民之意。以見夏桀虐下。則湯承天心降黜夏命。而今日之舉。所以于湯有光也。

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

戎商必克。

喪去聲。浮過也。剝落喪去也。古謂去國爲喪也。元良謂微子。諫輔謂比干。鑒視又治協。應襲重也。戎猶伐也。

承上言鑒不在遠。夏罪天既黜之。今紂多罪。天其以我治民矣。况夢若卜。重有休應。而伐之何疑乎。此言周之伐商。一奉天意。如商之于夏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

夷猶平也。謂庸人也。治亂曰亂。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九人治外。

而妃。是姜治內也。周至也。過責也。責君不正。商罪也。言紂雖有庸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雖有至親之戚。又不如周仁人之賢。此

空亞旅師氏干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

爾干立爾矛予其誓長上聲擊莫侯反比去聲○諸侯稱友邦者

猶言執事也司徒司馬司空蓋周之三卿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未

備六卿也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周禮所謂大國三卿亞

者卿之貳所謂下大夫旅者卿之屬所謂旅下士也師氏周禮師

氏王舉則從者干夫長統千人百夫長統百人此以上皆歷言內

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庸與百濮是也蜀髻微皆在巴蜀羌

在西盛彭在北此以上特言近諸侯也稱舉比尚立建也戈矛

皆戰屬干楯也戈短握執于手故言稱楯方倚衛于身故言比矛

長直立于地故言立予其誓者器械嚴整士氣精明然後聽誓命

也○按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今但指稱八國者蓋八國

近周西都素受約束故也周禮宰夫職正師司旅府史胥徒謂之

八職今三卿即正也下大夫為亞即師也下士即旅也司為上士

牧誓

長句

七

都望理三帝... 惟也自周... 同代也商... 傷升而之... 以稱自... 仗威... 直... 禁... 夏... 則... 是... 陽... 遠... 但... 駘... 耳... 其... 較... 是...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
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

虐于百姓以茲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淫樂不離姐己姐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是也昏亂肆陳答

報也王父母弟同祖同父之弟迪道也以昏亂棄其當陳之記

而不報厥本且棄其所遺之弟而不遇以道也長猶崇也幽明皆

見昏棄惟多罪逃亡之人尊崇信使而暴虐與茲宄交作其惑溺

于婦言流毒至此今之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

恭行天討豈得已哉

于勗哉止而齊此告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而齊此告以攻殺擊刺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罷于商郊弗迓
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
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貔虎屬迓迓也言將士當
如猛獸奮力于商郊而其能奔而來降

歸德有考宜武

一月壬辰旁死魄

武成

九王建邦啟王公

到克爲前助至

工季其勤王家

祝文考文王克成

厥熱誕膺天命

以撫方夏大邦

其加小邦懷其

德惟九年大統

者則弗迎擊之以勞役我眾也。爾所弗最其于爾躬有戮。終承上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爾所弗最其于爾躬有戮。終承上不勉于三者則爾躬有罪而總戒以結之也。按此篇嚴肅而濃厚與湯之誓語相表裏。真聖人之言而泰誓武成二篇之中似非盡出于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平讀者味之。

武成

史氏記武王伐紂歸周記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

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

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

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相去聲。○一月建寅之

旁死魄謂朔也。翼日明日也。謂朔之次日也。凡月光既盡而爲晦。月光復蘇而爲朔。望後明滅則生魄。晦後明生則死魄。而朔日魄

武成

卷四

八

源。若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會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無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為天下道。逃主。萃洲。致于。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遇亂。畧。華夏。變。指。周。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于。東。征。紂。致。士。如。其。士。女。匪。服。宜。黃。昭。我。周。王。

尙未遽死。但自其旁言之。則如死魄然。故言旁死魄也。先記壬辰旁死魄。乃言翼日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舊謂朔為死魄。而二日為旁死魄者。大謬。周鑄京也。在京光鄆縣之。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鑄。陂是也。底致也。后土。社也。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大祝告神之詞。周禮。大祝。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是也。有道。謂其先祖。周王二字。史臣追尊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珍害民。物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獸之聚藪也。仁人若十亂之屬。畧。謀也。俾。廣韻曰。從也。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所謂八百國來會。是也。作神。差。謂無功而為神。差也。此首記王伐商告神之。事。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闕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休命。代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商師。至而定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矣。若林。即詩所云其會如林也。倒反也。比。退走。

天休震動周附
我大邑周惟新
有神尚克相予
以濟北民無作神
蓋既戊午師渡
孟津發亥陳于
商郊侯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
其旅若林會于
牧野周有致于
我師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
漂杵一我衣天
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擇
箕子囚封比干

也杵械也紂眾雖盛皆離心離德兩肯敵于周師其前徒倒反其
戈攻其在後之眾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標杵而周師蓋不待
血刃也反攻也改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武車前橫木有
所敵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入閭里門也賁子也武王除殘去
暴顯忠遂貞服窮闕乏天下被其澤者皆心悅而誠服之也世紀
云殷民言王之于仁賢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亡者猶表其
閭况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之乎厥四月哉
是之謂姓悅服也此記王之定商與其所行之事也
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
林之野示天下弗服華去聲○此以下歷記王定商之後所行之
事也哉始也哉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
在京兆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豐水之上周先王廟所在也山南
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服事也樂記曰武王定商渡河而西
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鮮
而藏之府庫倒載千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此之
謂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
皆朝見新君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
以受其命也

司書 武成

卷四

九

墓式商容問散
鹿臺之財發鉅
橋之粟大者于
四海而高其說
服厥四月哉生明
王來自商至于
豐乃偃武修文
歸馬于華山之
陽秋于于林之
野示天下弗服
丁未祀于周郊
邦甸侯衛駿奔
走執豆邊越三
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既生魄
庶邦冢言暨百
工受命于周列

成柴望大告武成

駢爾雅曰速也廟祖廟也豆木豆籩竹豆皆祭器也柴祭天也望祭四望也王定商祭告祖廟

諸侯皆來助祭既又祭天地四望山川以大告武功之成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

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

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

此及下一節記王告其羣后之詞也羣后諸侯

也先王謂后稷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太王謂古公亶父王季其子

季歷也言后稷建邦啓土始封於邠公劉居邠能修其烈太王去

邠居岐始開王業而王季能勸以繼之也文王王季子也膺受也

言文王克成厥功受天命以撫方夏大小之邦畏威懷德而是時

文王至德服事故九年未集大統也承繼也成猶定也言文王以

安天下爲心予亦以安天下爲心故承厥志以敬迓天之成命也

按凡稱王者追尊之詞周公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而后稷稱先王不稱公者蓋散文亦得通稱抑或以郊祀配天

故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隴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

○惟五○分○土○惟三○

○建○官○惟○賢○位○事○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惟○能○重○民○也○

用附我大邑周肆故也。綏安也。篚竹器。玄黃幣色也。昭明也。武王伐暴安民而民咸喻也。震動發揚鼓舞之象也。附

臣屬也。承上言敬奉天命伐暴安民而士女喜周之來奉幣來迎

以昭明我周王之德是蓋天休震動用歸附我大邑周也。稱大邑

周者雖君天下而歸附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若一邑然蓋謙詞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悼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

男凡五等也。分土惟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凡三等也。建官惟賢

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謂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五典之教重之以飭人紀也。而其間食以養生喪以送

死祭以追遠三者尤重之以厚民德也。悼信固其信也。明義陳其

義也。信義立而俗無不勵崇德尊以官也。報功酬以賞也。官賞行

而善無不勸御世如此王者復何為哉。但垂衣拱手于上而天下

自治矣。按本節蓋于武成之初預告羣后以撫綏中外臣民之意

舊說王誥詞至上節已畢此乃史臣以本節約畧附述武王自治

之本末也。但此列爵分土之屬非其時所可猝辦而告羣后之詞

止于上節即告詞首尾亦似未完宜解者疑其間有關文矣且使

史臣既以是記事而其後周公制爵班祿又有異同論者是以疑

謝五土三為有周之定制而周禮後出為偽書則又以一篇章節

武成 卷四 十

或又作他書十款
篇自不書出而
到書蘇作以謂

易費千年三具

眼可矣之。易按

列詩惟五九句是

史記筆按大來句

于四而萬惟指

殺句本是一片按

據今書在比天

按周附我大邑

周句一三五三

是史臣語似經

連骨且推有者

神句按周不單

俾恭天成命句

按其求或志似

皆有或歸震川

先生考宜云成

只抄至四月以下

一段文字校附

戴心 王肅以陰

之義未完而并周先聖之
遺經亦不白矣當更詳之

洪範 按漢志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而史記
武王克殷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意洪範發

之于禹至箕子乃推衍其備
以陳之與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有又通。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
其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

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蓋箕子不
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蘇氏曰箕子

之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
子之道者傳道則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可任則不可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協台彝
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

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言天于箕冥之中默有以安定
下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叙者如何故訪

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

陽... 天道相
協... 爲...
子... 云...
吳... 云...
出... 於...
出... 於...
天... 不...
禹... 也...
是... 也...
左... 三...
肩... 六...
五... 行...
禹... 所...
錫... 者...
爲... 實...
王... 以...
王... 有...
禹... 次...
五... 行...
而... 行... 思... 神... 位... 來...

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

倫攸叙。隱音殷。汨音骨。斁音妬。○乃言者重其答也。隱塞汨亂陳

即下文初一至次九也。斁敗錫賜也。帝以至宰言天以理言也。箕

子言洪範之九類原出于天。鯀逆水性五行乖叙故天震怒不以

與鯀而葬倫以敗也。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以賜之

而禹別爲洪範之九類。彝倫以叙也。此箕子首答以錫九疇之本

末也。○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

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如籥韶奏而鳳

儀春秋作而麟至。其理一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初

肩六八爲足。卽洛書之數。而其所以則而成疇之次。以是準焉。初

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

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運于天爲五

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事之輔。天五紀者天時之示人。而皇極

者君所建極以立天人之綱也。三德奉天以治人。稽疑授人以質

卷四

士

於天地之間故曰
行左信所具
於心而氣行
天以所而治
三德則曰水火木
金土以氣而
木火土金水
之上下
直者於之
者於之
人言也水曰潤
火曰炎土曰
欽可知也火曰炎
則水則土則木
金曰潤土曰炎
下火曰上則木
金曰土中可知也
金曰從革則木
土化水因火革
可知也水火
為火

天無徵推天而徵之人。福極因人而感于天也。五事曰敬以誠身也。八政曰農以厚生也。五紀曰協以合天也。皇極曰建以立極也。三德曰又以治民也。稽疑曰明以辨惑也。庶徵曰念以審幾也。五福曰爵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名也。本以五行故以五事厚以八政協以五紀皇極之所以立也。又以三德明以稽疑念以庶徵勸懲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治天下之法孰有加于此哉。

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以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始生之序。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徵著為漸五行之先後亦然。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澤而又下行也。炎上者炎熱而又上升也。曲直者屈曲而又聳直也。從革者順從而又改革也。稼穡者稼長而又穡成也。土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于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故不云曰而云爰爰于也。于是稼穡而已非所

也土化言能化也
潤能散能散也水
因方因甘而甘因
苦而苦因苦而
苦因白而白也火
華者華生也
華則以爲華也
不能化非火華之
則不化故曰從
華朱子云金一
從一華互相受
而融不交不是
徑人之道也
三五言以思言
至道不可見而
行乎四時之間
也從然漸
必自其可見也
爲之真西山云
五事從以散之

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
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于民用也

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

審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序本乎五行貌澤水也

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人始生則形色具既生則聲音發既言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故其序悉如五行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無不通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也謀審度也聖通明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若貨以養生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以安居司徒

掌教以成性司寇掌禁以治姦也賓以懷侯柔遠師以除殘禁暴也此八者食爲民所急貨爲民所資故食居首而貨次之兵非得已故居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春

夏秋冬也月者定晦朔弦望也日者正晝夜永短也星辰者審次舍緩急也曆數者綜元會運世也五星行于天爲經星二十八宿

一言教又五事

之至也。食時

祀賓。奉事

爲名三卿。半

官。事名者三官

兩主事多故也

直以極事也

周易

卷四

三

附于天爲緯星日月會于天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

名也敷布錫予保守也蓋人君自堯倫之大以至言動之細無不

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有以立四方之標準

而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驗君既建極集福于上非徒自

厚而已用以敷于庶民使皆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而庶民亦皆

于君所錫之極與之保守不墜所謂錫保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

也蓋皇極之道君民所以相錫者如此凡去聲○淫邪變也比阿附也人謂有位之

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人也對文則有位爲人無位爲庶民散文皆

爲庶民故上文總言之而此分言之也言庶民與有位皆無邪私

朋比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申言君敷錫而民錫保

之義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

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好去聲○此卽無位之庶民以申之也汝謂君也有猷有謀慮者
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此三者所謂中人以上君之所當

念而不忘也。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亦不陷于惡也。此則所謂中人，進之則造于善，棄之則流于惡。君之所當受而不拒也。上之隨才以成就者如此。斯時之民，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汝則錫之以福，而是人無間。中人以上與中人，斯其惟皇之極矣。上文所謂敘福君以極歛福也。指福之全體而言。此所謂錫福君以祿錫民也。指福之一端而言。以下文汝雖錫之福，二無虐。獎獨而畏高，明。笑。獨。庶民之至微高明有位之句。推之可見。無虐。獎獨而畏高。明。笑。獨。庶民之至微高明有位之不加虐。雖其至顯不善則懲之而不人之有能有為使蓋其行而之畏。此結上文而起下文之義也。

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入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行去聲。好德之好去聲。○此卽有位之人以申之也。

有能有才智者謂無猷守而但有能有爲也。羞進也。正人如康誥惟厥正人富祿之也。穀善也好和也。言上于在位之人必使之益進其行而邦國乃昌。而其道在祿以養之不則家且不安而行安能進也。此見善人當錫以祿也不好德猶言無能無爲也。錫以福卽祿以富之也。互文也。又言非所祿而祿以養之則爲汝用咎惡之人而非使益羞其行之意也。此見不善人不可錫以福也。必祿

之而後責其進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好惡並去聲平音便

也黨不公也作則有意也反則倍常側則失正也蕩蕩廣遠也平

平平易也正則不邪直則不曲也偏陂好惡皆私之生于其心偏

黨反側皆私之見于其事遵義遵道遵路所以會其有極會者合

而來也蕩蕩平平正直所以歸其有極歸者來而至也此節蓋詩

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者即下所謂敷言也夫歌咏以協其音反覆

以致其意戒之而懲制其邪心訓之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

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邪狹小之私達乎公平廣大之則人欲

消息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與周禮大

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其功用尤切以要也後世曰皇極之敷

言是敷是訓于帝其訓此曰語辭也敷衍也以極之理反覆推衍為

是常理為是大訓豈君其訓之哉乃于天其訓之也蓋理出

于天所言純乎天則即為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凡厥

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

天下王是訓奉是爲訓也是行奉是爲行也光者道德之光華也

其義而尊之也承上言天子之奉天訓民如此則其時庶民皆于

而已故其敷言之感通至于如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謂不

剛不柔也克治也友順變和也平康者坦易而康和此無過不及

而不雜于氣稟習俗者也彊弗友者強梗而弗順變友者和柔而

順此習俗之過不及也沈潛者沈深而潛退高明者高亢而明爽

此氣稟之過不及也故彊民平康則君以正直之德處之無所事

于剛柔而無爲而治矣彊弗友則以剛德克之以剛克剛也變友

則以柔德克之以柔克柔也沈潛則又以剛德克之以剛克柔也

高明則又以柔德克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克柔克之

用四聖人撫世酬物三德互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

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民俗于皇極者蓋如此

陳氏云皇極以
體當三德以言
道言以三以臣
行則則言不
下終

福作威王食

辟音壁。○福威者上所以御下。王食者下所以奉上。皆曰惟辟者下移則替臣則無有者上僭則凌此以

下因言撫治之歸于一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非下之所得擬也

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忒過也言臣而僭上則大夫必害于

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矣夫諸侯大夫固皆在上位而佐君以治

民者也有位之人既反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即無位之民亦僭忒

而不守其常極言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

僭上之患如此也龜曰卜書曰筮擇者善龜至公無私紹天之明故卜筮者

考之也龜曰卜書曰筮擇者善龜至公無私紹天之明故卜筮者

亦必擇至公無私之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而傳善龜之意

也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滋潤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明如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相蔽其

兆為木驛者絡驛相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相勝其兆為土此卜

兆之五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龜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原

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謙皆八是也此占卦之二也衍推

忒差也卜五占二合之凡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七皆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考貴考未必
長故通
為一且三民
合宋傷
上教于
故民次於卿士

時是也。猶言其人也。此占兼謂卜兆占卦也。對文則分卜與占散文。通曰占也。比卜筮必立其人為占之之人。而其數凡三人。以備參考而從二。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人之言也。

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靜謂靜守。動謂動作也。言稽疑以龜筮為重。君卿士庶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君與卿士但有一從而龜筮不違亦皆吉。若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事。不可作外事。龜筮共違則可靜守不可動作也。有龜從筮逆而吉。無筮從龜逆而吉者。龜尤聖人所重。傳言筮短龜長。是八庶徵曰雨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著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矣。

曰暘曰煥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微驗也。所驗非

小者之微皆若
其五事之五行
一以五字有味

省八下是五
中清心直道
為善政也

一故謂之庶也。時者，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即所謂叙也。來備者，至而無缺也。蕃廩豐茂也。五者來備而不失其叙，庶草且蕃廩矣。他可知也。○吳仁傑曰：易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云：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為冬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云：日以烜之，則暘為火為夏矣。小明詩云：二月初吉，又云：日月方燠，則燠為木為春矣。左傳：孤突云：金寒也。顏師古云：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為金為秋矣。風無定王，則為四季為土也。蓋五事本于五行，庶徵本于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一極無凶。澆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若。若順也。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時恒皆稱若者。各順其

得失以應之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

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亦各以類應也。然天人相與之際亦微矣。

後世之儒之言徵應者。膠固不遺。不足與語造化之妙。其得失之

機。應感之象。非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省五事休咎

道者。能識之哉。

之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歲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者，蓋各以大小省之也。歲月日時

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易變也。猶失也。成，登也。治章顯也。平康，安寧也。

言由五事之得而休徵應，故歲月日之間，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而其嘉祥至于歲功成，治功明，朝有賢良，家無壘壞也。日月

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微之言，隱也。言

由五事之失而咎徵應，故日月歲之間，雨暘燠寒風各失其時，而其乖戾至于歲功廢，治功昏，野有遺賢，家無寧象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于大也。咎徵言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日月歲者，起于小也。

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好去聲。此因王與卿士師尹之省而及庶民也。惟星首民之

履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好雨者，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也。日月之行，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也。月之從星，謂入從其度也。日之中道，謂之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也。月之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爲九也。有冬有夏者，日之中道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

東至艮西至巽則爲春秋分月之各行立春春分則從青道立秋
秋分則從白道立冬冬至則從黑道立夏夏至則從赤道也以風
雨者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也民不
言省者在下之休咎係在上之得失也言月之從星者民生之衆
寡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各欲得所此固鄉士師尹近民
者之貴也以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鄉士師尹之常職而
從民之異欲則所謂從者不失于戾民亦不嫌于徇民矣言月不
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言日月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
歲功也蓋鄉士從民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
而王與師尹可知矣

德五曰考終命

好去聲○人壽則享諸福故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

受其正也以福之

急緩爲先後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反福爲極極之言盡猶今言算盡也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不永其年也禍莫大于凶短折故先之疾者身

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弱者柔之過也
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也五福六極在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
民則由于訓之行不行

行感應之理微矣

旅葵

時西旅貢葵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詰體也故因以旅葵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保乃作旅葵用訓

于王

底音止葵音敷○東曰夷南曰蠻舉東南以該西北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蓋因時爲種落之多寡與通

道謂來王也武王克商威德廣被九州之外梯山航海而至道路自通非王有意于開邊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戎國名犬高四尺曰葵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也公牟傳昔靈公欲殺趙盾盾躡階而走靈公呼葵葵亦踏階而從之則葵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非特以其高大而已太保召公奭也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慎德一篇之綱領也方物謂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不肆四海賓服所獻方物亦博矣然亦惟服食器用則獻之而已言無異物也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去聲○昭示也德之致卽謂所獻之方物凡服食器用之類也寶玉亦德致之方物以供鎮瑞之屬之用特稱寶玉者舉其大也替廢服職時是庸用也展省也猶念也昭

凡方物于異姓使之無廢其職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之類分寶
玉于同姓用以益厚其親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德
之所致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
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于禮故不狎侮
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于禮故不狎侮
去之矣君子勞心以狎侮而心離小人勞力以狎侮而力匿不役
皆極言其不可狎侮也蓋貴畜輕人即狎侮之意故明之
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言不役于耳目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喪
聲○玩人即狎侮君子小人也玩物即役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耳目也喪德則德不盛喪志則度不貞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所當由之理也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
則不至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此古
聖賢心法之正而喪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
德喪志所以絕也

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

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不至則寶遠物

孫月峰三與太
甲下高同潤

而遠人不格也。商王受焚炙忠良而衆畔，親離謂之一夫，則不寶賢而邇人不安也。此節凡三層，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皆上文道寧道接。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之實也。

虧一篑。行累並去聲。○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卽謹德工夫。或以細累大指受焚而言也。八尺。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迪曰勿實土籠也。又引以譬之。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行也。信能行此，則民居保而王業永矣。言此以總結上文也。蓋君德之敬怠，間不容髮，苟留一毫未盡之際，卽遺萬民無窮之憂。以武王之聖，創業垂統，而公所以警戒者，猶如此，則慎德爲萬化之源，可知矣。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金縢

時武王有疾，周公忠君愛國之至，請命三王，欲以身代而史錄其冊祝之辭，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爲此篇也。以

其藏于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史乃冊祝至屏壁與圭，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自武王既喪以下，又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也。

金縢

三

一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以克商記年見其未久也弗豫不悅也。二公曰：我其爲王。

穆爲去聲。○二公太公召公也。穆卜猶言其卜。李氏謂敬而有和意也。古者國有大事而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下文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

滕之書以上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則于所云其勿穆卜者義難通。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也。穆卜必于祖廟上下悚皇神人震動是以王疾而憂我先王也。下文云自以爲功則不穆卜云爲壇墠則不干祖廟且告太王

王季文王而已則于遠祖蓋有不及者此蓋起下文之詞也。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

告太王王季文王。壇音善。○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皆南向。三王之位也。其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立焉以告先王也。植置也。珪璧以禮神。詩言珪璧既卒。周禮裸圭以祀先王是也。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

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于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所以自以爲功與。然則所云未可以戚我先王而辭其穆卜者殆未足盡周公之心矣。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史太史也册祝如今祝版之類爾謂

三王元孫某謂武王也。遯遇厲惡虐暴也。若如也。丕子猶言元子。且周公名也。言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而

不可聽其死。倘元子當死則請以旦代其身也。死生有命而乃請以身代者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

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之死以紓危急。故精神感動卒得命于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

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况元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仁愛若順也。考謂祖考。通指承上言我素愛順祖考而又多材多藝能任役使

以事鬼神而元孫不如且也。蓋明代之意如此。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

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乃指武王也。下地對帝庭而言。寶命即帝庭之命也。又承上言武王

受命于上帝之庭。布德以佑四方。用定爾子孫于下土。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此其任大貴重。三王必無聽其死以墜失寶命。庶先

民無不敬畏。此其任大貴重。三王必無聽其死以墜失寶命。庶先

伯厚云金縢
異說不一魯世家
謂周公在平定於
未獲大風雷雨
天畫四大本畫
按周大史記成王
與大夫朝服於廟
金縢柙中傳云
成王以諸侯乳
葬周公而皇天
動風雷雨著
災象活德云成
王有病也殆公
自滿水以況于河
乃書而藏之記
府及至能治國
有財生言周公
以爲亂周公走
而奔于茲成王
親于記府以周
公記書以流涕
曰孰謂周公旦
豈爲亂乎此又

王之祀亦永有
所賴以存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

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許者許公請而保安武王也以璧

珪者屏而蔽之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業必墜雖欲事神有

不可得者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然乃卜

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參籥通○卜筮必立三人以相

重也一習吉謂二龜之兆同吉也是謂其一
龜也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其一龜亦吉也公曰體王其罔害予

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也茲攸俟即

上文所謂歸俟也予一人謂武王也言觀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
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惟厥終之永圖茲但歸以俟之三王當念

我王使之安也言三王不言天者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

翼日乃瘳
翼日乃瘳之明日也瘳愈也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器每

以公王有疾存
成王後世亦與
活傳同訓周之
秦既燔書時人
引言金勝亦夫
其本末尚軒也
滅之以回造化
金勝亦承祝王辭
不覺妄傳者。
抑世之望云云
大誥言次之意
并代可憐又以此
雅語什印證周
公何嘗有東征
殺管仲叔踐非
朝諸侯之節叔
管叔止自孔書
蔡仲之命誤于
解金勝我之非
辟一語孔記此堂
位周公朝諸侯
誤于解治諸國

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冊既卜則納冊于匱而藏之故周公卜三龜而啓籒見書啓此匱也後成王遇變欲卜而啓金勝亦啓此匱也卜筮先王不敢廢故金勝其匱而藏之或訓似周公始爲匱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計者非也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管叔名解武王弟周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也孺子謂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矣又管叔于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相與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于管叔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于成王矣周公豈容遠與兵而誅之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于王而誅之固未必從如不請而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此蓋言我之不避則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居東居國亦自盡其忠誠而已矣後始知其爲管蔡矣斯得者遲之之詞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

金鑿

公延保文武文

命惟七年之九

千古冰說得而

不察故揚書不

可無宗。先儒

誤解金縢。注

公殺之故大浩以

下諸篇。諸多不

曉夫既下連聖

人之情焉。無解

人之情。既稱大浩

殺。後。至。於。此。則

何。可。思。按。金縢

以二公起。以二公

中言二公及王。去

考。日。派。言。不。能

危。公。二。有。而。至

平。使。者。二。公。謂

其。事。以。外。連。其

其。事。以。外。連。其

自。以。三。文。人。自

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言罪人斯

得則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秋大熟未稷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

代武王之說盡弁為卜也得者發金縢之書本將卜天變而偶得

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是成王迎周公蓋二年秋也東

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

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二公

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二公

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之疾二公知

之其冊祝之文二公初未之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

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周公使卜武王疾者也故問周公自以為

功之說皆謂信有此事已而嘆息言此實公命我為王執書以泣

之而不問我勿敢言耳孔氏謂周公使之勿言者非王執書以泣

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

也其祀事三州
左信史記一四
出孫中峰以手
信排由家刊致
古語二者詞也

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當作親成王欲卜天變既得周公册祝

也其祀事三州
左信史記一四
出孫中峰以手
信排由家刊致
古語二者詞也

之文遂執書以立言今不必更卜天示我矣昔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公德我小子親迎公以歸其于國家之禮亦宜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

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築猶植也成王自往郊親迎公而天乃反風禾起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

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而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其事之首末與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

武王克殷以股餘民封紂子武庚命三叔監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

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與武庚叛成王乃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而編書者因以名篇篇中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猶鳴鴉之心也凡九稱卜者邦君御事疑難大不可征而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覆詰論之也今文古文皆有

大誥

卷四

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語辭。弔恤也。猶詩不弔昊天之弔。割害也。延遲也。洪大惟思也。冲人。成王自稱。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猶格物之格。言武王不少待而喪。大恩我幼冲之君。嗣守大業。倘弗能灼知事理。以導民于安康。則人事且有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蓋言此以起篇。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中卜吉之意也。

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于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責音秘。已承上語辭。已而不

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懼責之難任。惟往求朕攸濟者。冀事之得成。敷責者。陳布其章明之法。敷前人受命者。開裕其久大之基。茲予所以不忘武王之大功也。武庚不靖。天固寧王遣我大寶。緝紹命予誅之矣。予敢開抑其威用而不之討乎。寧王遣我大寶。緝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越茲。養。寧王武王也。下文亦曰。寧王遣我大寶。緝紹命予誅之矣。予敢開抑其威用而不之討乎。寧王遣我大寶。緝紹

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卽命命卜也。養。動而無知之貌。言寧王遣我大寶。緝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

以定吉凶也。曩嘗命卜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靖。是武庚未叛之時而兆已預告矣。及此果蠱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蓋將言下文伐殷。卜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吉。爾先發此以見卜不可違之意也。

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蠶。

腆厚誕大叙緒也。降威猶言降罰也。

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何哉。是蓋天降禍亂。知我國有釁而民不安。其意欲復殷。邦夷周室。而所以蠢動于茲。今翼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牧。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也。

卜并吉。

救音弭。予翼猶言翼予也。于往。救撫寧定。武繼也。大事謂戎事也。休美也。言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

撫定而繼先王所圖之功矣。我何以遽往如此哉。蓋我有大事。必底于休美。朕今卜三龜而并吉也。上文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者。卜于武王方崩之時。此朕卜并吉者。卜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于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一。諛矣。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

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

○害音過。肆故也。尹氏謂卿也。表誓御事在庶士之上。其御事指三卿而言。

言牧誓御事通在三卿亞旅諸官之上。其御事繫指諸人而言。此庶士御事在尹氏之下。其御事即指庶士而言。蓋御事猶言執事。爲上下之通稱。故因文見義也。下文言庶士御事不言三卿者。包其中也。殷通播臣謂武庚及其羣臣。播遷之臣也。王宮自其親而言。邦君室自其爵而言。謂三叔也。考翼老成敬慎之人也。害曷同。承上言。予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而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靖。雖由武庚。然亦在干王之宮。邦君之室。三叔不睦。實兆釁端。以故我小子與老成者皆謂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此述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邦君及庶事不奉王命之意也。

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

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恚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

功。印音昂。恚音祕。造爲也。天役猶言天吏。謂非予之役而天之役也。義爾邦君以義勸邦君用贊爲勉也。恚勤恤憂也。承上言邦君御事之違阻如此。我冲人豈不永思其事之艱大哉。亦知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夫我之所爲皆天之所使。天實以其

天之所命，其難者
惟國家多難者
正我成功，亦在

甚大者遺我甚艱者投我我冲人固不暇自憂恤矣而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之義能聽之乎尙安我曰君無勤于憂武王所圖之功誠不可不成也而奈何反阻我乎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此深責邦君及御事以贊成王功之義也

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

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其相去聲○已承上文責邦君以下而言也

休猶眷也天明卽前所云紹天明也言伐武庚而得吉是上帝命

伐之也帝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固惟卜是

用所謂朕夢協朕卜箋于休祥是也今天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

惟卜是用乎故又嘆息言天之明命可畏乃用以輔成我不丕其

以深見卜不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閱

可達之意也○天之所命其難者惟國家多難者正我成功亦在

懋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

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懋

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前稱王若

曰此以下又連稱王

史氏斷三又或成
之祭三大者皆
卜而決之獲卜非
德得太公而造
周之謀於此所或
後何朕意揚朕
卜而與周之基
於此達三豎吐
當至少國以之
日朕卜并吉而安
周之功于此者周
家三世以三卜而
具其向卜代卜三
法若也此且又
孫月峰云周公
以三言避居東
管井姓於王姓
三豎時紂子武
庚尚在也及王
虛心雷三爻也
公野東方徐命
諸國又以此東

曰未又稱予永念曰者諱復戒勉之詞也闕者閉而不通惑者艱
而非易成功所謂成功之所在也化者化其固執誘者誘其順從
策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猶謂武王爲寧王也上文兼言小子考
翼不可征而所謂考翼固武王時之舊臣也故又特呼而告之曰
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
哉夫今此之功乃我國家成功之所在而天若使之閉而不通艱
而非易予敢不于寧王所圖之事而極卒之乎肆予大化誘我友
邦天子冥冥之中實輔我以誠信之詞考之民獻十夫的然以爲
可伐固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圖之功而攸終之乎且天
不惟闕惑我成功所而輔我以忱詞也亦惟用四國之亂以動惑
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治之耳我又曷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美而
終畢之乎此歷言後人不可不集寧王寧人休功之意而舊人之
不欲征者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曰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
亦可警矣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曰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苗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
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越卬猶言及身也
前兼言寧王與寧人而寧王其主也故又特言若昔我之欲往我
亦謂其難而日思之初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旣定其廣狹高

畔公大誥天下
奉王也德特其
叔之死天朱元
謀此此存計
茶且其其辭後
不切後歸重卜
至是知武王國
公之心有武王
惟不與於封
叔處言高都及
管叔其徐也又
可心天蓋武王
命既周京僻在
陸朝歌以東德
既五十餘國尚
望二之間也庫
美在天下尚未
可乎徐也方特
名格行及故不
已而於以下示
之以天言以爲

下而砥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基况肯爲之構造乎以耕田喻
之父既反其猷畝而苗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况肯爲之斂穫
乎爲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故予
今日不敢不及身以撫存寧王之大命凡以此也念昔者綏定天
下不啻如室之既坻與田之既苗而今不能討亂以終其業是不
肯堂不肯播而更無望其肯構肯穫也即寧王在天亦必以棄墜
其大命是憫矣此又申上文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
不可不終寧王武功之意也

救也又言若父兄有子弟而友攻伐之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
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
喻邦君御事也前止言無以遏亂而此言反以勸亂言彌切而意
彌痛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

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放也欲其不畏縮也
與明也猶真厥師之爽

也易違也上文旣言終寧王之命而終寧人之功亦相爲一體者
也故又因言王者之爽邦實由哲士亦惟十人蹈知天命輔周之

而石物未三也
 即書聖人之心可
 見也者封志亡人
 心也者故故故
 之辭簡而直及
 紂死亡人心也
 故大誥之辭詳
 而簡也司下而
 高天下之大記也
 此去程作備也
 故更詳之也但
 言於此也言於
 非心也而聖人
 必歸之卜何也古
 人二心志而聖
 人二心志而聖
 也後人主不務終
 正而後始於身
 巧算以拉視起
 不也子。子

忱是以佐先王以克有商而于爾時不敢違法憚役也矧今先王
 棄世天降禍于周惟是首大難之人逼近鄰國羣相攻伐于室事
 危勢迫至此而爾乃以為不可征乎是豈惟違朕爾亦不知天命
 之不可違矣此以寧王時之知命責今邦君御事之違命者猶前
 寧王惟卜用之意也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按本文稱爾時追昔
 也稱爾今指今也則十人乃武王時之十亂非成王之十夫且所
 謂天棗忱者天命有歸之詞而所謂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者天
 命已歸之詞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夫君棄之
 書周公歷舉號叔闕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于受殷命亦曰予永
 若天棗忱詳前後所言如出一轍則十人之為亂臣何疑哉予永
 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
 曷其極卜敢弗于從予曷其二句舊在下節之首註云極盡也予
 起下文之辭也但如此則天亦惟向語意既未完而以曷其為曷
 敢又云敢不從爾亦嫌添設隔礙且曷敢用上與下矧今卜并吉
 尤無脉絡又初非全篇重卜之大意也今謹按經義參定如左稽
 夫猶言農夫也極者至善之謂也上文責邦君御事之違命故復
 自以所永念者示之言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本我何
 敢不終我田畝乎天之所以喪殷而眷周者亦惟欲休美于前寧

人也而予曷其至善之卜而敢弗從乎此又責今之終意寧人有

休于前寧人猶前曷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之意也陳惟若茲

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也指讀作善定爾功之書僭差也承上言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書

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

以爾東征而知天命之不差也卜之所陳蓋如此矣按此篇上原

天命下厲人心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

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國祚之興喪懇惻切至不

能自已而反覆乎卜之一說自始訖終詞煩不殺以通天下之志

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

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于此哉

微子之命微國名子得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

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元猶長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

先聖王之德而以下文乃祖成湯節應之象賢則為後嗣象先聖

王之賢而以下文踐修厥節應之然按崇德象賢四字平列為

一句乃以一句中之上二字屬王朝說下二字屬後嗣說句理殊未順而以統承先王以下承接二義亦復未協也今體上下文義崇德象賢合皆指後嗣故下以統承先王各句接之崇德謂其後崇先聖王之德以性體而言象賢謂其後象先聖王之賢以事實而言禮典禮物文物賓以賓禮遇之也言考古制凡後嗣有崇先德而象其賢者則使承先世之大統以奉其祀而且修其禮物而不使廢以備一王之法作賓于王家而不敢臣以肅百僚之望與國咸休以垂無窮蓋先王之心公平廣大初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也成王命微子而首鳴呼乃祖成湯克述此以發其撫助愛養之意其氣象爲何如哉

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

垂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

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則所及者衆德垂後裔則所傳者遠此言先聖德賢之實以見後嗣當崇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而象之之意也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

一言不及討不及
唐西晉言其
聖德之盛
有體世四
大勳近代手
便早去微之
秀武庫三
此微之不
必待十
重宗法也
庚大高也
百也。都其
陸活泛而
。如月峰
坦者與
迥不同

夏踐履修行猷道令善也。曰語詞。一云當作日。欽享庸用也。尹治也。承上言。爾微于踐修成湯之道。舊有善譽。孝敬肅恭。厥德盡善。我善汝之德厚而不忘。而上帝下民亦相協于爾。是用建爾上公之位。而使治東夏也。此乃言其崇德象賢而令所以建立之意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

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

音數

亦○乃訓。謂所訓尹東郊之法。或曰。卽下文所稱是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當用天子之禮。云慎者。不敢替。亦不敢亢。惟率由典常爲準也。弘。大也。光也。律。範。綏。安。毗。輔也。上則格祖。下則正民。俯則綏位。仰則毗君也。式。法。斃。厥也。卽詩言在彼無惡。在此無斃也。此皆戒勉之詞。○林氏曰。偏生于僭。僭生于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偏。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僭偏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王禮祀周公。旣不謹矣。其後用于羣公之廟。又其後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末流安所不至耶。觀成王戒宋如此。則賜魯以天子禮樂。當無是理。蓋周室旣衰。魯竊僭用。而託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與。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命以結之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衛侯而因以康誥名篇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書序誤以康誥爲成王

命康叔之書今考康叔于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之故云弟也然既稱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且使爲成王之言則康誥酒誥梓材言文王者非一而畧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最爲周公稱武王之詞尤爲非義寡者自謙之詞武王爲周公之兄卽康叔之兄均之兄也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耶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尙幼故不得封也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尙幼不可封乎考汲冢周書克殷篇王卽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則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金縢之前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

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見音現

看他第一句呼朕
其弟小子以弟上句
便推宗本至顯
考之自文王說
來何等沈沈然
杜絕列強成服
造區夏俱歸功
又王已自月日
官身元勳四字昂
官無與低相接
下肆汝小子在
并東土真可謂
沃野滋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
事也詩曰勿士行枚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
卽文王作靈臺庶民于來之意也咸勤公不自逸也洪猶弘也弘
爲大誥使治洛也蘇氏曰此洛語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愚按蘇說亦未盡詳見洛誥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以國則衛爲諸侯
之長而以叙則叔爲王之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
也封康叔名所以勉之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
侮鰥寡庸庸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顯
猶不顯哉之顯乃汝也考父也明德務崇之之謂慎罰務去之之
謂不敢侮鰥寡以下明德慎罰之實也侮忽也堯不虐無告文王
不侮鰥寡其德一也庸用顯著修治也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
當威一聽于理而已無與故德著于民用始肇造我區夏而友邦
漸以修治也按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篇中凡七段首段言文王
明德謹罰以受命之實也次段勉康叔明德以立慎罰之本餘四
段皆勉其慎罰以廣明德之用而未段則以保民承天者我西土
總結之也詳見各段之下舊分段落頗未楚故正之我西土
惟時怵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我殷誕受厥命越厥

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又言天者帝以

主宰言天以形體言其實一也戎大叙理也承上言文王明德慎

罰如此我西土之人惟時怡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

帝帝用休美之命文王禮殷受命越致萬邦萬民莫不時叙而汝

寡德之兄亦得以勉力不怠是以爾小子封得以受命建邦在此

東土也此言天之命文王以及武王而今所以命建康叔之本末

也○吳氏曰禮殷受命武王事也此稱文王者不敢以為己功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遷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

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壽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

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音聿

○此段勉康叔明德以立慎罰之本故特以王日起之也過述衣

服也數猶廣也又治也言汝子民將在敘述文考繼其所聞而服

行其德言又在其國廣求殷先王所以治民者而用以保治于民

也惟念壽老宅居也又言不但因文王以及商王當大遠念商之

老成人以安其心之所居而審民之所訓又別求凡古先哲王所

以治民者以聞而由之而用以保安其民也若猶汝也弘青席而

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自文考而商先哲王而商考成人而古先哲王內求諸家外求諸人近述諸今遠稽諸古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天理之所從出者恢廓而有餘則汝德裕于乃身心廣體胖動無違禮而不廢王命不待言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學問至弘于天而德裕乃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方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于必須如大舜曾閔方能不廢乎父命若欲爲臣必須如大舜周公方能不廢乎君命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瘳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惠不懋懋不懋。

惇音通瘳姑還反。此以下因推慎罰之意。又以

之在身不可不敬之也。棗輔也。惠順懋勉也。言視民之不安如疾痛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之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是惟往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所以治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患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乃滋戾耳。順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即所謂往盡乃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和也承上言汝雖小子其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以治其國也此豈惟爲汝

國計哉亦惟助王安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蓋自治其國而輔王治卽在此矣經雖不明言慎罰而意已滿然言表宅命新民爲明德之終惻瘼保民乃慎罰之本大學新民以明德爲本而使民無訟惟在自明其德是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

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以下五段

皆勉其慎罰以廣明德之用此段蓋因事以推本于心而通以王曰起之也式用適偶也言人有小罪而究其情乃其故犯自爲亂常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卽舜典刑故無小也人有罪而究其情乃其不幸過誤偶爾如此旣自輸罪不匿其罪雖大是乃不可殺卽舜典宥過無大也諸葛武侯治蜀悔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此意與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

大明服惟民其勗懌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

康乂

上文指言明罰之事慎矣此以下乃因以推本于心也叙秩叙也卽上可殺不可殺之叙也明服舊以明屬在上而服屬

在下殊非經義按明猶惟明克允之明服猶五刑有服之服勅戒懋勉也咎猶疾也康又猶保也言上于刑殺宥赦而悉有當然之叙時乃不替不蓋大明五服之用惟民自相戒勅而勉于和順矣此若有疾然以去疾之心去惡故民皆棄咎又若保赤子然以保子之心保善故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剗民皆安治也

刑人

無或剗刑人

則截耳也又曰二字衍文言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

而刑之殺之而剗則猶是也刑殺刑之大者剗刑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然則刑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舊作去聲今按周禮當平聲○此段言慎罰之事由下以歸本于上而述以王曰起之

也外事有司之事也稱外者對下文要囚而言也臬法也準限之義殷罰殷之故法也要囚謂獄囚之要詞旬十日也時三月也丕大蔽斷也言汝于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耳若其獄囚之要詞當服膺而念之自五六日以下至于旬時皆詳審精密即要詞而丕斷之可也○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爲王朝之官職在內故以衛國爲外地

蔡傳曰按篇中言在敷求于殷先王往盡乃心篇終又言在哉封皆始令其之國之詞其言刑亦姑示以慎刑之意而未見其曾在王朝爲司寇之職或異時成王任爲司寇而此時則未必然也愚按蔡傳足正呂說之誤但要囚二字與外事繫對舊尙未發其義耳詳各文本末具見周禮所稱外事者卽秋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屬之事而所稱要囚者卽各職云具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是也又所稱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者卽各職旬而聽于朝及二旬三旬三月而聽于朝是也上之人陳列是刑罰之法鄉遂縣鄙各有司本此以用之此之謂外而其獄成而爲要詞以上子朝則上之人服念至于旬時因與公卿大夫及士師司刑之屬而不蔽之此則其內也上下各文對待之義如此康叔君衛外內輕重王宜諄爲誥誡後周公建官定禮亦本此而成之舊未考探其義乃以要會之要爲要犯之要而平聲讀爲去聲則不免于經義有失矣故謹正之如此

王曰汝陳時臬事

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

未有遜事

殷彝殷之常法猶言殷罰也周初法制未備故篇中誥戒多以殷爲言與義宜也次如卽次之次猶就也遜順也申言汝陳是法事于有司而因以殷之常法罰斷之凡其刑其殺必察其合于宜者而後用而不可以就汝封之意也雖汝刑殺

皆已合宜而順曰是有次叙矣惟當日未有順事以慮之蓋恐已
以矜喜生怠情而刑罰由以不中也此先明慎體刑殺之義也
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言汝年雖少而人鮮有若汝心

之善者朕心朕德惟汝其知之也觀此益知○凡民自得罪寇攘
刑本于德而勉其以民命爲心也亦至矣

姦宄殺越人于貨警不畏死罔弗慙也越顛越也蓋庚顛越不恭是
也警強慙惡也言凡以自犯

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而強很亡命者如此之罪
人無不相憎惡凡以出乎人之同惡故也此段歷舉刑罰當罪之
各條而首以此條之節首當脫王曰封三字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于弗祗

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

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惟弟茲不于我

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混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赦弔音的○又言刑罰之當罪者不止元惡大慙而以王曰起之也或曰王曰封三字卽上文錯簡大慙卽所謂罔弗慙也友猶

居西又且且其推
有西而諸州日其
以東薄淮海青
徐皆居龍土遠
武王作商誥討
以於地土之宜教及
罪叔監討。云廣
而考唐叔于商
當又時朝歌。云
亦亦有討。不知
周武王明諸國
者教起周。云亦
指其其情刑討
子在則父側無已
徐在諸國不大則
則速人不守東都
不建則天下之勢
偏安三大事。年
而後天下宜於歸即
奉王更征討武王
盡有股地以其軍
分徵。為采制。以
以其半益庶叔

悌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謂尊卑顯然之序也。弔至也得罪受
罪也。曰猶謂也由用也言冠屨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不
孝不友之人禮義昏迷倫紀廢壞尤為可惡。于不服事于父而傷
之父亦不字愛其子而疾之是父子相夷也。弟不念長幼顯明之
序而不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不友其弟。是兄弟相
賊也。父子兄弟至此而不于我為政者受其罪則天念我民之難
必大泯滅素亂亦謂若此之人其速用文王作罰刑不率大要矧
而無所赦可也。此承上文又明刑罰當罪之次條也。不率大要矧
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
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愆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不率即
上。文。不。率。殺。比。而。殺。之。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
宜大置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
符節者皆宜守教約之人也。乃別為播布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
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已。汝其速由此義
而比誅之可也。此承上文又以明刑罰當罪之三條也。○按本篇
慎罰與明德為配非尚刑不尚德者比。乃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
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
茲義率殺若用法峻急者何也。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

為術晉討收伯
監于吏土官並
司司司司司司
東都此法法法
亦有若東諸侯
也皆稱武王何
也周武王天下
莫非武王之節而
況多難尤非目子
兩以多故錄之稱
武王且同以忠厚
開國而實有符
三事也公之兩指
大痛言故懷以
考友為勸不直
陳也孝於奉揚
父之訓使追念
先王其情天顯
宏活時親也其
屢言刑罰我率
殺者以史官司
罪且深德之生
之殺皆叔也時
東字種動固無

親君臣上下之無義非繩之以法孰知不幸不義之不可干哉周
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速由茲義則其刑
殺亦歸于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
德而已矣

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長上聲。能猶彙遠能通之能放猶棄也。乂治也承上言臣下之罪固如此亦惟君長不

能齊其家以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而欲以非德用
治也將何以責其下之亂民葬而病國政也乎此蓋歸責君長以
起下文戒康叔之意雖不言用罰而義殊毀矣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罔之言無猶毋也由用也。以也惟念忌戒也我惟有

及武王為康叔自稱之辭予一人以懌則武王自謂也承上言君
長之不可非德用乂如此汝亦毋不能敬其常法而乃遽以求裕
其民當念文王之敬懌忌戒乃裕其民而自求有及于文王也則
民裕而予一人以悅懌矣言刑罰終以敬忌與上敬明乃罰相慶
則上一失罰而即自
○王曰封奭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
罹于罪矣况鉅罰乎

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奭明惟思

長君討死子洋人
情思猶隱憂者
深故藉原叔心
暫委之能復假
以大叔也子於民
不心不用重典此
又審乎勢而為之
也周之典章大抵
出公手乃或謂
此為武王之作也
移置於金縢
誤矣使武王尚
在人心猶報徐
奄不敢動何也
常辭且使東土
為武王存十早
日東叔之
又可看官叔
之子說者不
秘去妄性非也
為首信三月五
大禮也四十八
錯詞移置法

周書

卷四

三

迪。謙也。求。迷。同。猶。匹也。詩曰。世德作求。迪言德政言刑也。又承上
言汝之當敬思裕民如此。我明思夫民宜。謙之以吉。康我于時。其
亦惟殷先哲王之用德治民者。作為等匹。乃可也。况今民無有。謙
之而不從者。苟不。謙之則為無政于國矣。而豈可為之哉。前既嚴
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而此段則王之自。王曰。封。予。惟。不。可
嚴以嚴之也。故推本自。嚴而。通稱王曰。以。發之。王曰。封。予。惟。不。可
不。監。告。汝。德。之。誦。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
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
聞。于。天。監。戒。也。德。之。說。所。謂。德。言。也。行。猶。用。也。同。協。也。戒。告。汝。以
之。雖。屢。未。能。協。也。明。思。天。其。罰。殛。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
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卽。在。朕。躬。也。况。曰。其。穢。德。尙。顯。聞。于。天。而
我。罪。安。○。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
解。乎。
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非。謀。謀。不
事。不。法。也。蔽。斷。則。法。也。乃。汝。也。乃。以。之。乃。猶。言。然。後。也。此。段。總。承
上。而。結。之。言。汝。敬。哉。可。作。致。怨。之。事。乎。可。用。非。善。之。謀。與。非。常。之

謂曰公孫王後
首上今以高次考
之清成類在之王
而初基則自其壯
諸侯亦會故也
天誥此結句也

法乎惟當斷以此心之誠而大法古人之敦德用以安汝之心省
汝之德遠汝之猷凡使裕而不迫然後民得所安則我不汝瑕疵
而棄絕矣不然而安能免于責乎上文欲其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以德用罰此不言罰惟言德而義益遺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詳蓋承上文之語詞也享即享國之享服猶受也高崇也上文已
嘆戒矣因言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汝其念哉毋自我殄絕所享
之國其必明汝所受之命而不昏崇汝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
所聽之言而不卑用以安治爾民可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
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終言勿廢其當敬之常法而聽我所告
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蓋反覆以終戒之

酒誥

商紂醜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部邑其染尤深武王以

其地封康叔

故作書誥教之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

云酒誥一篇前後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為一

耳自王若曰明大命以下武王告妹邦之書也自王曰封我

西土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凡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

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

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

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虞書首稱君，虞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多邦多士，多方首稱四國及多士爲天下而作也。酒誥爲一方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也。今按吳氏分証固明，但專誥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竊意書專爲妹邦而作，而妹土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稱妹邦，卽稱乃穆考文王，而中篇因名康叔以致誥誠也。其云尙克用文王教者，亦申篇首文王誥愆之意，其事主于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蓋自爲書之一體也。○此篇分二段，首引文王以教之，次歷引殷人以教之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

土，厥誥茲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少去聲。○此下四節備述文王

之戒臣民者以示之也。穆考文王者，文王世次爲穆，猶武王世次爲昭也。肇始也。茲戒也。國在西土而得茲戒，庶邦者爲西伯故也。西工庶邦，遠去商都而猶以酒茲戒，則商都當戒可知矣。少正官之副貳也。誥，臣自庶士及于少正御事者，自小以至大也。朝夕曰

祀茲酒者文王朝文戒謹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也詳考篇中兼
詰臣民而首叙臣而不及民其下文并指臣爲民者對文則臣民
異稱散文則臣亦民也教行自上言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
臣而民在其中言民而臣在其中矣

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

惟辜喪行並去聲○此承上文惟祀茲酒而原天命以申言之也

肇始元大也我民通謂臣民也言天始令民作酒爲大祭祀
而已而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于酒則不知酒爲祀起而亂于
酒之害也酒之禍福自人而以爲天降命降威者禍亂之興衰是
亦天也箕子言紂酌酒亦曰天毒降災是也喪德文王誥教小子

故言行喪邦故言辜云喪邦則臣民不足言矣

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此又以文王誥教小
于者申之也小子血

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又專誥教之上小子有正有事謂庶國
臣之小子下越庶國謂庶國民之小子或言小子或言庶國互文
也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彝常也無常于酒其飲惟于祀
亦互文而皆以德將之無至于醉則誥成人之德將無醉不待言
矣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祖考之彝訓越小大

德小子惟一

此承上而推言其心也我民亦通謂臣民也述獯也土物對異物而言也藏善也言文王誥教小子如此

惟曰我民訓道其子孫當惟土物是愛厥心一歸于善而為子孫

者聰聽其祖考之常訓亦不以謹酒為小德而小德大德惟一視

之可也此以上歷引文王之教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

臣民蓋以自發其教之意與

事厥考厥長聲牽車牛遠服上賈用孝養厥父母上厥父母慶上自洗上腠

致用酒

長上聲賈音古養去聲○此以下武王自明教之之意而此先言教其民也嗣者繼續無怠之意純者誠一無間之

貌擊故服事也洗致潔腠致厚也承上言文王之教臣民如此爾

妹土之民當嗣續肢體純修農功以勤事其父兄或擊牽車牛遠

事行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腠致用酒

而因父母以餒其餘也或言考長又或言父母亦互文

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音苛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

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又言教其臣也伯

長也。稱君子賢之也。典常也。欲正長常。聽君教也。羞養也。惟思也。君猶言嚴君。不惟曰者。大言也。言爾大能養老。如事嚴君。爾乃自飲食。醉飽則我不惟曰。爾能常自親省。作爲悉稽乎中德也。介猶副也。逸宴樂也。若順也。又言爾尙能進饋祀。爾乃自副用宴樂。則此乃信爲王之治事臣。此亦惟天之順元德。而永不忘我王家也。羞考乃飲。則爲中德者。修身必事親也。饋祀用逸。則爲正臣者。事君如交神也。然是篇本欲禁其飲。而遞觀上下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考。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初不盡禁。其飲者何也。是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孝養羞考。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此聖人之教之至也。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又特稱王曰。而呼封以結之也。棗。輔徂及也。言我西土之輔臣。

及邦君御事小子。皆用文王教。以徧德而興邦也。結言。○王曰。封我王之教。其大如此。又因以起殷先王之教之意也。

○王曰。封

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

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

飲相去聲。○此以下因周溯商又特稱王曰呼封以發之而此首以商先王與其大臣之德將者告之也。殷先哲王謂湯也。迪行也。言成湯無行不畏。凡天命之昭著。民生之細微。無弗畏也。故以處已則經其德而不變。以用人則秉其哲而不惑。自成湯之垂統如此。咸至于帝乙。雖世代不同而皆成就其君德。敬畏其輔。相彼當時御事之臣。皆盡忠輔翼。責難爲恭。雖自暇自逸且不敢也。况日其敢。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尙飲乎。越在內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滔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祗辟。此又以商內外羣臣之德將者告之也。言在外服則有百僚之衆。庶尹之正。惟亞之貳。惟服之卑。宗工之尊。與夫百官著

姓。退休里居之老。亦皆罔敢沈湎于酒。不惟有所畏而不敢。亦有

所勉而不暇。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丕著。下以助尹人祗辟

而使之不息也。助德顯承上文成王而言。助祗辟承上文恭恭而

言尹人呂氏謂百官諸侯。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詭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罔

日月峰云此
毀地三修潤
法神法三勝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恨不克。畏死辜在。
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摯自。
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喪並去聲。盡乞力反。○此又以商後王之亂于酒者告之也。後嗣
王受也。命猶令也。祇猶但也。或曰敬也。越于也。易變也。言紂沉酣
其身。政令罔著于下。但作惡修怨。守而不變也。縱淫泆于非彝。恭
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逸也。喪威儀。史記所謂酒池肉林。使男
女裸而相逐也。盡痛也。言紂大惟淫蕩非法。用燕佚而喪其威儀。
民罔不痛而傷心。悼國之將亡也。息止逸肆也。又言下民痛心而
受方且荒崇于酒。毫不自息。其逸厥心。恣行戾恨。雖罪且殺身而
不畏。禍至滅國而不憂也。惟思登升庶衆也。又言帝鑒在上。初無
明德之馨香以格于天。民怨在下。大惟羣酗之腥穢以聞于上也。
逸即乃逸之逸。辜即辜在商邑之辜也。總承上而言。凡紂之罪惡
如此。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惟其縱逸爲之。此對天之爲虐。
哉。亦人自速其辜耳。君亦稱民者。猶言先民。若臣之通稱也。王
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

殷陸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此承上言當監殷民以爲戒。又特稱王曰而呼封告之也。若茲

通指上文自湯及紂之屬撫安也。言我不惟由周溯殷如此。其多詰也。古人謂人無但于水監視而見其妍醜。當于民監視而見其得失。今殷民自速辜。既陸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爲大監。戒以撫于斯時乎。

予惟曰。汝劼。茲殷獻臣。侯

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

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丘八反。圻畿同。父

甫同。辟音璧。此又承上文戒殷臣。以及其臣而歸本于君身也。劼用力也。友謂王所友事。謂王所事。矧謂王所匹也。若疇之若。猶汝也。若保之若。猶順也。主封圻。故名圻父。政官司馬也。主農。故名農父。牧官司徒也。主空地。故名宏父。事官司空也。諸侯之三。卿謂之父。尊之也。言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謹酒也。况汝之所友。如掌六典八法八則之大史。如掌八柄之法之內史。及其賢臣百僚大臣之屬。可不謹于酒乎。况汝之所事。如坐而論道。服休之臣。起而作事。服采之臣。可不謹于酒乎。况爾之所矧。如迫逐違命之臣。圻父。順保生靈之農父。制定經界之宏父。可不謹于酒乎。凡此內外之臣。罔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

王伯言三原或告曰群臣之失也伏乞乾狗歸于國不其故無使此氏以爲此告者云亦勸汝執而殺之也汝言也惟曰是商諸臣化討言淫通者而可處其罪亦惟惟也而巳乃及不也而使陷于罪是也殺之也周公戒唐叔也殺之也周公戒唐叔也殺之也周公戒唐叔也

以爲一國之視效者可不謹于酒乎。剛制亦劫志之意也。此章監戒諸臣自遠而近自卑而尊而歸本于國君之身以是爲治孰能禦之而况徒茲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于酒德也哉。

此以下又承上戒臣民而歷告以殺不殺之條也。羣飲謂羣聚而飲以爲姦惡也。佚失拘執也。言如此之人不使之逸失盡執歸以殺之可也。然其者未定之詞。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卽殺也。猶今法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殺也。其必立是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蓋亦當時有聚黨羣飲謀爲大姦者故特設是制而其詳不可得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謂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乎。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酒于酒勿庸

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迪。導也。有斯猶言不忘乎斯指教詞而爲慝之諸臣百工。雖酒于酒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乃不用我教

庸殺之。且爲教之也。能不忘乎教詞則上明享之矣。乃不用我教

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獨潔也。乃事之乃猶若也

教之諸臣百工固明享而勿殺之矣。若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能復恤于汝。于是弗潔汝之所爲而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

無故群飲罰金
四而不但恐其
米穀且備沙物

也後世因言
酷之性也
誤解者不盡

美而七也
今于乘國以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及十也

罪主曰：封汝典聽朕，勿辨乃司。民酒于酒，辨治也。乃司，謂有司。即上諸臣百工之類。

也。篇終特呼封言，汝宜常聽我訓，教臣以教其民。若汝不治諸臣百工之酒，則民之酒，酒者不可禁矣。以教行自上下之意，結之也。

梓材，此亦武王告康叔之書。蓋論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因以各篇今文。

古文皆有。○蔡傳曰：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乃人臣進戒之詞，以書例推之。所云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

節曰也。所云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所云已若茲監者，猶無逸之嗣王其監于茲也。

所云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之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推考，與周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編書者得後

文于簡編斷爛之中，而以與前文相類，遂編次其後也。夫前之所稱自古王者，指先王之詞，非若後所稱今王者，為自稱

之詞。前之所稱啓監者，乃監牧之監。又非若後所稱若茲監者，為監視之監。且前則尊諭卑之詞，後則臣告君之語。烏得

而強合耶。愚按蔡傳之辨，蓋詳但考註疏全篇實皆王誥康叔之詞，初無分下半篇為臣告君之說。而蔡傳顯為此說者，

蓋吳才老倡之，而蔡傳從之也。吳才老所以倡為此說者，篇中本自脈絡貫通，而讀者乃或誤分章段，率定句讀，而遂覺

知矣。然乎之而
高之。疏係。此
至。生。而。用。公。光
作。法。聖。人。豈。不
近。人。情。者。於。此。以
不。遠。至。意。用。不
情。上。法。禁。私。職
推。法。詰。因。以。爲
利。而。曰。什。亦。民。飲
雅。殺。之。不。從。矣
美。乎。以。蘇。軾。之。言
曰。甲。若。子。美。之
豈。也。故。貝。子。服
乙。若。子。而。衣。之
食。其。子。不。服。此
用。之。所以。禁。禁
廷。子。侍。心。不。能
禁。示。放

其不類而不可合，則亦無怪其疑篇簡之有錯也。學者苟以
經文參之註疏，而更體其章句，釋其文義，亦豈有不類而不

合。如吳氏之所疑者哉。今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大家猶孟

室也。孔氏謂卿大夫及都家也。達，通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通諸大

家，恐大家怙寵而情或暎，以厥臣通諸王，恐王居尊而情或壅也。

達，王言臣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此首言上

自天子，下有大家，而邦君能通上下之情，以深勉之也。汝若恒越

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聲。○此因以邦君率下愛民之義示之也。恒，常也。越，語詞。上師，猶

衆也。下師，猶法也。謂三卿爲百官師表也。尹，謂凡正長旅，謂庶職

敬者敬慎，勞者勞來，卽所謂罔厲殺人也。肆，語詞。徂，往也。此以上

謂君敬勞而臣從之也。姦，宄殺人，謂正犯也。歷人，謂罪人所過也。

專治也。戕，敗。通謂五刑之屬，卽施諸姦宄殺人歷人者也。宥，卽虞

書流宥五刑，周禮三刺三宥之宥，宥其疑而刑其實也。此以上謂

臣寬宥而君倡之也。罔厲殺自獄未。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

成之始而言宥自獄既成之後而言。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曷以引養引怙。監平聲下同。屬音燭。此原古王啓監垂命之意。

諸侯各監一邦卽邦君別名也。敬猶矜也。屬猶完也。效猶教也。王

者開置監國其治本以爲民而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

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之寡弱者則哀矜之使無所困。婦之窮獨

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台皆由是而容蓄之也。然則王居諸侯百

官之上其垂法邦君及御事者厥命何以然哉亦惟欲引斯民于

生養安全之地而已。此節至此止而舊誤以下節首二句台于此

節以故章段胥失而吳氏。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

勤敷蓄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

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牒。辟僻同。堅音戢。牒屋郭反。此備

今日啓監罔治之意也。稽治也。敷蓄者廣去草棘也。陳列也。以次

理厥畝也。塗墍者泥飾之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牒采色

王伯星云周
建諸侯與
巨室共
爲社稷之法九
西漢謂宗廟以
以民公利之雅
何謂君之宗
此豈建之根
也魯之有
秩之爲
者之爲
正焉皆所以
人心惟國教
物諸侯之
周公作皇門之
書曰詩史之
德勤王國王
下亦亦滿
聖武夫羞于
百所宗
助王恭祀社
明刑用序天

名也。承上言自古王者命監若此而監遂無僻于政以戕害人者
蓋惟曰王者既倡之于上邦君則率之于下如數齒以除穢惡垣
墉以固基址模範以立制度固王之所以倡于上也而羣吠擊茨
丹雘則邦君之所以率于下也蓋古王啓監其所望于邦君之贊
治者如此故下文以今王惟曰緊相承應而舊誤以節首二句合
上爲節則古王今王既不相對卽上下兩惟曰亦不相應而于是
遂疑其錯簡矣蓋亦未及深體而然與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來庶邦享

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謂文王也夾近也懷遠爲近也

庶邦享以禮言作兄弟以心言兄弟女愛之詞方來謂四方以時
來也后後王也式用也集和輯也承上言古王命監之意如此今
王亦惟曰我先王既勤用明德而懷來綏輯于上諸侯亦盡用明
德而朝貢趨附于下我後王必式用舊典以和集之而庶邦必因
之丕享也此言今所以法先王輯庶邦之意雖未言厥亂
爲民而所言用明德者繁而不殺其心已藹然于言外矣皇天既
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
王受命先去聲。越及也。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于愛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謂迷惑染惡之民懌慰也。此又言先

綴合之非祇

報載用休俾

初在至亦萬

孫周亦被先

三書是代則

室之不懷

大門之亦

自序建

序國大木

根其亡也

括古者世

有家之內

師保

有外庶

國之

尊則諸

美稱考公

也便

三又致

果敢

孫請

吳若公

是也

美代

美代

美代

美代

美代

王承上天土地人民之寄以貽後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

人而今所以法祖為治之意也

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為監將如何哉亦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

子孫孫永保民可也而可不思輔王以保之乎按本節已若茲句

監惟曰句監節上王啓監及監罔攸辟之監而監惟曰亦與上兩

惟曰句相應蓋脈絡之通貫如此而蔡傳因吳氏錯簡之說乃讀

已若茲監為句謂與無逸嗣王其監于茲皆為監視之監而為臣

下告君之詞也經意果然乎否耶且又謂編書者見已若茲監句

與梓材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文相類因妄合為一篇而孔氏

遂依阿其說也編書者果然乎否耶夫孔氏雖未暢經義而簡冊
之舊尚存若吳氏未加深體汰亂原文而蔡傳從之則不但傳義
廢而經義亦廢矣夫經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冠子惟曰
若稽田節之上則下節所謂今王惟曰者乃對古王而言上下文
意相足初無自稱之嫌也自先王既勤至不享言啓監之意而治
民在其中自皇天既付至受命言治民之意而命監亦在其中而
末節總承其意結言之則又見以臣達王惟邦君之意而邦君所
以撫治其臣民者意亦彌切可知矣况監罔攸辟與監惟曰兩監
字既皆連下為句而已若茲句與自古王若茲亦遙相應又如之
何以已若茲監為句而以上文兩監字釋為監視之監此節監字

危存亡壽而
固者與王矣

則釋爲監視之監也。愚不敢崇傳而廢經。故謹正之。如右。
卽質之蔡傳。尊經之意思。亦不以同異爲嫌也。學者詳之。